

聽雨樓隨筆

陸

高伯雨



蘇
乎
知
學
船
PDG

OXFORD

高伯雨

聽雨樓隨筆

〔陸〕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12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397714-3

1 3 5 7 9 10 8 6 4 2

聽雨樓隨筆
陸
高伯雨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錄

1	設備「豪華」的省港夜船
3	譚延闓得元內幕
7	歲暮懷舊
18	癸亥年談蠹豬
20	梟雄書法
22	官癖
24	大阿哥的誕生
36	吳永、梁鼎芬告御狀
40	棲鳳樓故事
43	梁鼎芬降官升官
45	梁鼎芬創建藏書樓
47	隨園的生子妙論
49	梁鼎芬的一幅字
51	崇效寺賞花

105 103 100 91 88 85 83 79 74 72 69 67 65 61 59 57 55

青松紅杏圖

帝王大權旁落

考試奇遇

嘉業堂及其主人

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楊令蕻目光如炬

封翁口吻

男女同浴

江南名醫馬文植

當家不易

陳獨秀五次被捕

輓左宗棠

六月六日愚人節

聯話

人名趣聯

諧聯

談輓瞿鴻禨聯

143 141 139 134 132 130 128 124 122 120 119 118 116 115 112 110 107

毓賢的自輓聯

輓徐世昌聯

絕對

北京名聯

俗語云：「契大走得麼？」

吳歌破題

寒雲詞

此呼彼應

利為旅酒店二〇四室

英國人筆下的舟山群島

人口買賣

暑窗偶憶

曹聚仁的自傳

關帝廟史話

鷓鴣溪上一書樓

語言亦可「添注塗改」

不識萊蕪島

191 189 185 181 179 176 174 171 169 167 163 161 155 153 151 149 147

馮玉祥「倒戈」原因

從于髯詩句談開

「黃詩陳詞」的故事

兩賢相阨

舊家文物

印心石在

臨城綁票案

養痾良方

聯可「醫病」

《名家小說》和汪原放

秋桐改孤桐

一封大利是

護理與署理

總督和布政使之爭

督撫同城

張之洞與「游百川」

百年前中法戰爭

244 237 234 232 230 228 220 218 216 214 212 210 208 200 198 196 194

輓聯論諡

張之洞的「奇遇」

縣令鬥欽差

太監談選后故事

老夫有詩

「代謝幾人稱國手」

做人的道理

顧水如賞識吳清源

直系和北洋的關係

皖系失敗直系興起

袁隨園眾妾

仕宦匆匆只十年

丘九無法無天

阮玄武阮忠樞

舊報一則

廿載繁華夢與周老十

反共與借書

299 297 295 292 285 283 281 277 275 273 271 267 262 254 250 248 246

展轉借書

借書「有還」

終於相識的朋友

從《兼于閣詩》談起

閩人打詩鐘

知縣官

錢翁不和未足盡信

大總統打狗欺主

狗張的「後遺症」

楊廉與王治馨

王治馨伏法經過

駱克畫界「有功」

張之洞推崇彭玉麟

「彭公案」

廢物利用

「國姨」陳香菱

《世載堂雜憶》有補編

377 375 371 368 365 363 361 358 354 342 340 332 326 316 311 305 301

洪門頭子談故事

從英女王訪華說開

第一屆高考

「翰林第一」憶舊

伍廷芳忠於孫中山

夏同龢其人

「閩變」二羅

何典文章

英雄盡入彀中

蔣經國不如張學良

蔡元培挺聰明

罵戴季陶對聯

侮辱聖人

「八陣圖」文章

「高人幾許」？

報壇掌故

殺氣騰騰

392 390 388 386 384 382 380

皇恩春浩蕩

從張船山談到除夕

案頭日曆

去日足可惜

人日食粥

北京孫中山行館

小朝廷中的道學家

設備「豪華」的省港夜船

差不多有五十年不坐省港夜船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有朋友組團遊佛山和番禺的蓮花山，坐夜船往返省港，不在省城過夜。因為多年沒有趁夜航往來這條水路，又震於「星湖」號有豪華設備之稱，於是欣然願往，交了旅費，準備一嘗舊日夜船西餐房的風味，慢慢欣賞她的氣派（舊日省港船的頭等艙房叫西餐房）。

我先了解一下，為什麼「星湖」要在晚上九點鐘「開身」，第二天清早七點到黃浦泊碼頭，足足要走八九個鐘頭。為什麼要走這麼久？有人答道：「此乃欲使乘客開懷慢慢欣賞船上各種豪華設備，同時更可以欣賞珠江兩岸的夜景。」這個理由甚為充足，於是欣然上船，準備迎接豪華享受，鬆弛一下過慣的緊張生活。

「星湖」號客輪，比舊日省港船的大船大許多，載客量當然大許多，即此足以見其大了（舊日省港船中，所謂大船指船身的噸位大，載客多，設備較佳的「金山」、「佛山」；細船則為「哈得安」、「播寶」等，票價比大船稍廉）。於是我又欣然對自己暗中說，想不到五十年後仍能搭大船，而且豪華過之，誠三生有幸之至！

上船之後，我的頭等艙房在甲板下的第三層。這種豪華船舶，也和現代的旅店一樣，全部裝設冷氣，冬暖夏涼，無需有一個厚達二英寸的玻璃窗。通往各層的樓梯，窄到只能容一人走過，如果一人上，上邊又一人下，各不相讓，各趨中心，就會立即兩賢相厄，彼

此都要側身相避，始能順利通過。甬道兩面的牆，似乎是板木或塑膠一類的物品做成的罷，每相隔五六尺就有觸目驚心的警告字樣：「小心火燭」！我一見了馬上嚇到失魂落魄。

這艘船，每一班都裝滿乘客，據了解，這一趟，乘客就有七八百到一千人左右。只見人來人往，人上人下，碰到的都是人，可謂客似雲來，生意興隆之至了。我失魂落魄的原因就是見到「火燭」這個字樣。不幸而火種光顧，貴客爭相奔走，就「死得人多」了。電影院失火，以電影院之大，四邊沒牆築成的甬道，可謂四大皆空，還會發生人踐人，踏到你死我活，倘船上失火，人人爭先恐後，奪路逃生，此時也，亦「死得人多」了。

我想到這裏，不免懷念舊時的那些落伍的省港大船了，餐房在甲板上，打開房門，一腳就跨到甲板，如遇火燭，可跳入大海，包你從容逃生，絕無兩賢相厄之事。

天將亮時，我們上甲板上那個叫夜總會的地方吃早點，這個小小的廳堂，綴有彩色的電燈，十分華貴，坐的是藤椅，兩椅相對，中間安置一張玻璃面的小茶几，上有茶杯筷子。茶杯是倒合在一張紅紅黑黑的天鵝絨面，我大為讚賞，豪華船有豪華設備，甚至點心小几也鋪上天鵝絨，何其豪華也！老拙老眼矇矓，臨到拿起茶杯時，手指頭觸及天鵝絨，才知是舊報紙，油墨塵埃，污我杯子邊沿，這杯茶我不敢喝！

譚延闓得元內幕

甲辰會試在河南舉行，特色一，而派河南巡撫為知貢舉，特色二。河南巡撫是地方大吏，不如京朝大員之矜貴，為什麼派他知貢舉？原來清廷為了「慳皮」，不想在北京派個大員千里迢迢的到開封，多耗國帑，就近派河南巡撫，慳水慳力，此為上策。

其時河南巡撫為貴州人陳夔龍（字筱石，貴陽人，光緒十二年進士），以外吏而得充知貢舉，亦一光榮之事。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距今六十年了，陳老先生正在上海做寓公，感於宣統仔被驅逐出宮，遂撰《夢蕉亭雜記》一書，中記甲辰會試及譚延闓得元事。頗可參考，以闡內人述此，較為親切翔實也。文云：

甲辰會試，借豫闈舉行，余以豫撫派充知貢舉。……揭曉日，余與諸公齊集至公堂，對座拆卷填榜。陸文端潤庠手持一卷語余曰：「此卷，書法工整，為通場冠（時已廢謄錄），廷試可望大魁。」揭封知為肅寧劉君春霖，其同鄉閻太史志廉，亦係同考官，謂劉君平日所書大卷不下數百本。正欣羨間，張文達百熙又執一卷示余曰：「吾鄉二百餘年，三鼎甲俱備，獨少會元，場中得湖南一卷，寫作皆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而論，我班次居二，例中會魁，科舉將停，機會難得，情商裕相（按：裕德以協辦大學士充會試正總裁），懇將此卷作為會元，庶使吾鄉科名免缺陷。承裕相允讓，即此

卷是也。揭彌封，乃茶陵譚延闓，為前粵督譚文卿制軍之少子，咸慶主司得人。迨殿試臚唱，劉君果獲大魁，譚君亦以高第入詞館。私揣兩君異日文章業位，正未可量，詎數年間，時局日非，國步已改，而此兩人者，一則憔悴京華，仍效牛馬之走；一則馳驅嶺表，徒為蠻觸之爭，已忘其為故國詞臣，先朝仙吏，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如此結局，尚何言哉！（按：陳夔龍於宣統三年十一月辭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後，即寓居上海租界，一九二五年《夢蕉亭雜記》雕板印成，一九二七年，我去拜見他，他贈我一部。十年前我借給周康燮影印行世，書局可以買到。）

按甲辰會試正考官裕德，副考官吏部尚書張百熙，左都御史陸潤庠，戶部右侍郎戴鴻慈。同考官多至十八人，陳氏所指的閻志廉，是直隸安市縣人，故稱之為同鄉，時以翰林院檢討充第八房同考官。譚延闓是譚鍾麟之子。一九二四年方為廣東的湘軍總司令，助孫中山北伐，數年後，譚又以革命元勳，先後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等高官，宜乎陳夔龍譏其忘本有負先朝了，陳為死硬派遺老，專與新國家作對，劉春霖不做民國官，故稱讚之，但劉前後任總統府顧問，中央農林試驗場場長，亦官也。

譚延闓得會元，是由他的鄉前輩翰林張百熙力爭才得到，依照科場故事，鄉會試元卷，多由正考官閱定，如果是由同考官薦到副考官處的，得元較難。甲辰會試正考官是裕德，會元應由他取定，張百熙只是副考官，但他爭於裕德之前以湖南二百餘年以來無會

元，請主考成全。裕德大可以不理的，因為他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任正考官，官職雖然比張百熙稍高，但百熙是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翰林，裕德是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年）翰林，翰林最重前輩，百熙既然力請，為後輩者，不能不顧全前輩的面子，而且他看過譚延闓那一卷，的確很出色，就決定取為會元了。

科舉考試，鄉、會、殿錄取的士子，把自己的文章印成一冊，分贈戚友，同榜的同年，亦選出第一名到第六、七、八名的文章印為一冊，皆稱為「闈墨」，一來留作紀念，二來也可以使準備應試的士子得到參考，藉以揣摩一時的文風，是頗有用處的。甲辰會試，已不用八股文，改作策論五道了，第五道是《北宋結金以圖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論》。譚延闓作這一題，文中大唱復仇之義，文字頗為煽動，起首一段有云：

遼金於宋，世仇也，祖若宗含垢忍辱，數十百年，不得藉手稍洩其忿，而子孫卒能排擊摧陷之，雖志與事不必盡同，功不必皆就，要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遼人三入中原，所過殘破，易置帝位如奕棋，踞燕雲且二百載，索金繒達數千萬，此中國之大辱，噙齒戴髮之倫所宜同恨，不僅宋之私仇也。金更無論矣，攘奪土地，羈擄帝后，蹂躪宮闕，剪夷宗廟，扶植逆臣，宋之君臣，稍有人心，固當泣血椎心北向以死報者。……一有所觸，決起直前，舉百數年奇辱大恥，鬱積不得發者而一傾吐之，偉哉，誠不意見之徽宗理宗之朝也。

這種議論，在今日的人看來，平淡無奇，但在異族專制政權之下，有人膽敢發揮民族復仇之說，豈非嫌命太長也。又何況這時候，一班愛國分子在外國和租界上，四處傳播革命言論，主張驅逐滿虜，復我大漢山河，為二百年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死難同胞報仇。

滿州統治者見到有人在欽差主持考試居然寫出這樣無父無君的文字，不把他殺頭算是造化了，還給他造個會元爺麼？

有人說譚延闓此時已有革命思想，所以二十年後，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才給他坐上，他為了向左派表示左傾（當時的武漢政府是共產黨把持的），組庵的別號取消，改為左庵。

後來蔣介石得勢，不好意思又改為右庵，只好恢復舊稱，安然做了行政院長，到一九三〇年九月死去。